

# 最後一滴血

短篇小說第二名 柴毓珩



柴毓珩 筆名·丁珩  
民國17年7月24日生  
浙江鄞縣  
現職/  
家庭主婦

時間已經是午夜一時。直立在圖桌邊的高腳圖燈正灑下圓暈的光。光圈下的腦袋投影在桌面的左下角，變成黑黑黻黻的不成型一大堆。這不妨礙恆昌的視線。戴著近視眼鏡的他正在聚精會神地拉著他的計算尺，一會兒又俯下身寫些什麼。他已經持續工作了五、六個鐘點。

窗外有寒氣襲來，還伴有瑟瑟的樹葉響動之聲。恆昌拉了拉他的工作服領子，繼續在圖面上記下各種數字。其實也不是數字，只是各種各樣的小記號。他時而站起，時而坐。高高的圖桌面呈現著大約三十度的傾斜，爲了便於製圖人的操作，這是一種標準的設計。低的一端才是繪圖人應站的位置。其實應該說是坐位才對。因爲圖板底下就是普通的書桌，左右兩方各有一格格的抽屜。不過「坐字」有些名不符實。製圖的人，天曉得他有多久可以坐著！「繞樹三面，無枝可棲」是個貼切的說法，並非無枝可棲，只是工作上需要的常是繞著桌面打轉，無法停下來。甚至寧可把椅子踢開了以免妨礙行動。畫紙大抵是死死釘在桌面了，細部線條全靠人時時刻刻變更位置，點點滴滴地添加上去的。站功，本就是學建築的人首先要練的功夫。

「恆昌，你還不睡？」一個細柔的聲音傳來。有貞穿著睡袍，出現在書房門口。說是書房，其實早已變成了工作室，除了靠壁的幾架書以外，圖桌就佔了正中的位置。四週呢，零零落落放著的全是工具或儀表。大件的是各種立燈，各種製作模型的建材。小件的是各種工具及器具，包括丁字尺、彈簧尺、三角尺、刀鋸，各種色調的噴漆罐……就像是木工又像是油漆工的工作室。有貞已經慢慢跨進來，她需要留神脚下才不至拌交。她走到桌邊，靠近燈光，打量著恆昌的臉色。恆昌抬起眼，看見有貞睡眠惺忪的臉龐，一種歉然感油然而生。

「快了，快結束這個段落了。你先去睡，別管我。」恆昌說。

「我已經睡了一覺了。老是作夢。總是不放心你這樣日以繼夜的猛幹。」有貞說：「醫生說過你得多多休息，不可過度工作，尤其不可熬夜，否則貧血越來越嚴重。」

「這一陣子我很好，沒什麼可擔憂的。」恆昌強忍著疲倦，挺挺胸，做出一副精神奕奕的姿態：「你看，我不是很來勁嗎？」

「你的氣色壞得很，我看得出來。」有貞不服：「貧血嘛，就是紅血球數目不夠。一方面要

靠營養補充，一方面要靠休息節省體力。光憑吃藥打針是沒有用的。如果你還要天天熬夜，不但不是在休養，簡直是變本加厲的損耗……。」

「我知道。可是我不得不加緊這份工作。你曉得，那是中正紀念堂的設計圖。我負責的只是正廳部份的設計。兩個月以內必須完成繳出。然後讓整個設計小組滙合研究。」

「我聽說過了。」有貞答：「滙合研究後完成整體設計，再把完整的設計圖配合做成實體的模型，送給徵求單位選擇，是不是？我都會背了。」

「會背也不夠。那是有很多家同業都要參加的競爭，所以叫做『競圖』，我們不一定能中的。可是一定要做得自認完美才行，而且必須趕。六個月內要完成這全部工作。當然我只是其中一員。可是我必得對老闆負總責。」

「我也知道。可是你何必接這麼大塊文章的個案？弄些小設計做做就好了。」有貞怨尤地：「你明知自己身體不好。工作重要呢還是性命重要？」

有貞泫然欲涕。恆昌不忍，放下手上的直線筆，讓有貞坐在桌前，拍著她的肩，溫和地說：「沒那麼嚴重，沒那麼嚴重啦，有貞，你放鬆些。貧血是小毛病，誰都有過。多吃些維他命C、鐵質，就會慢慢的好啦。你趕快回房去睡，我馬上就歇手。最多再半個鐘頭，我答應你。」

有貞無奈，站起身來，看了設計圖一眼。橫橫豎豎的很多線條，很多格子，很多陰影與很多記號。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重要。但是放在恆昌的眼裏，卻是超越了妻子、孩子及其自身健康的大課題。以前有很多人勸自己不要嫁給醫生，不要嫁給船員，那種都是『聚少離多』的行業。但沒有人勸自己不要嫁給建築師。相反地，還有許多人舉雙手贊成。認為台灣正在經濟起飛，建築是最當紅的行業，不但地位清高，收入也是高水準沒問題。

如今呢？有貞緩緩地步出書房，回到臥室。重新躺回枕上。于恆昌人是不錯。他學識淵博，性情隨和，對於工作充滿熱忱。婚後五、六年來，除了常常為他的熬夜工作而爭執，其他方面倒也算美滿。兒子小昌已經四足歲了。聰明活潑。已經上了幼稚園。有貞本來對現狀是很滿足的。直到醫生告訴她恆昌的病況，她才首次覺得心頭有了陰影。

「于太太，你先生雖說是貧血症。但是我發覺有一些怪現象，不得不請你注意。通常害貧血症的人，只要補充了營養，兩週或三週以內，紅血球一定會顯著的增加，直到正常人的數目為止。于先生卻不是那樣。他從初診到現在，兩個月來沒有好轉的跡象。相反地，白血球的數目也在減少。好像他的體內只在消耗血液，卻不會增殖。」

「爲何有這種情形呢？」有貞問到過。

「好像是他體內的造血機能有了障礙。這也許牽涉到別的病症。」

醫生的話雖然說得婉轉，有貞也沒有很豐富的病理常識，但她直覺恆昌的病不是很單純。頭昏、耳鳴、眼花，的確是很普通的貧血症候，沒錯。但恆昌在適當治療後，仍不時有這種現象發生，而醫生也發覺他的血液不對，這就不得不令人擔心。

「總是因為他工作得太辛苦了。」這常常是有貞的最後結論。當她這一次又得到這個結論時，她忽然下了個決定：如果恆昌再這樣執著工作下去，她就要去見他的老闆，陳明厲害，讓老闆卸除他這份責任，專事休養。

二、

開了春，恆昌的情形好像好了些。他個人部份的工作已經告了段落。現在正在從事滙合整個設計小組的成果結合作業。

他開始晚下班。在公司裏集體趕工。中飯沒回家吃，晚飯也沒回。有時連晚上也不回家。只打個電話給有貞，告訴他，加班太晚，爲了怕驚醒她與孩子，他就宿在公司樓上。白天有時會回家看她，談些拉雜事，匆匆又回公司了。有貞忽然覺得，與其那樣，還不如讓他在家裏熬夜。至少自己還可以看得到他，聽得到他，還可以強制他服藥及看醫生。

「不行，家裏的工具不夠，現在需要動用的儀器太多了。」

「你可以從公司裏帶些應用的回來。」

「也不行，我們需要隨時互相研討，互相配合改正，不是單獨作業所能應付的。」

有貞也相信有這個必要。她已經去看過恆昌的老闆。老闆也就是恆昌的學長周長武。他告訴有貞：恆昌是個優秀建築師，而這個課題也就是他們整個事務所成敗關鍵，也是恆昌個人成名的機會。如果放棄了，下次就不一定再有了。

「你聽過一句外國諺語嗎？」老闆說：「當機會來敲你的大門，如果你不開門，它就這去了不再回來。」

「可是，恆昌有病……你是知道的。」

「我會負責注意他的病。他的病就是我的病。我一定會讓他治好。因爲我們不能沒有恆昌。」

「可是，如果就誤了，如果太積勞，它會……」有貞還想做進一步的努力。

「我擔保不讓他就誤。嫂子，你放心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」

話說到如此程度，好像再也潑不下水去。有貞一直沒能暢所欲言，總是被老闆先搶去話尾。於是再橫橫心：

「你怎麼保證法？如果恆昌有一天在工作中倒下來，已經是病入膏肓，試問你如何處置？我寧願他一生平平凡凡，不願他成了名卻失去健康或甚至失去生命！」

老闊瞪大了眼。沒有想到有貞把事情看得如此嚴重。半響，同意先讓有貞陪恆昌去醫生處做個徹底的檢查。

檢查的結果，仍然是十分不確定的說法；造血機能的確有問題，懷疑是脊髓內有病毒侵害，暫時可以用一種針藥治療，如果病象能受到控制，則有望在五、六年內不會有什麼大變。

「我說嘛，本來就不會有什麼大事的。」恆昌這一回有了憑依：「五、六年，我在三個月內就會結束這個課題了。值得從現在就放棄工作嗎？」

「我們萬事總得小心，不能讓身體中有威脅存在。何況大夫的說法很不確定。」有貞說。

「不確定，那就表示沒什麼。我學建築的目的就是爲了服務社會。我不在乎成名或是得利。倘若我輕易就放棄責任，那不但違背自己的初意，也對不起國家社會對我的培植與付託。」

有貞沒話可以辯駁。可不是，在那種大前提下，恆昌是正大光明的。而自己卻顯得自私小氣。中正紀念堂是個國家性的建築，它將來在國人心中是個永恆的精神寄託。讓恆昌付出他的一份能力在這殿堂上，應該也是他的光榮。

「好吧，你去。」有貞只得投降，「答應我，常常做血液檢查。」

恆昌堂堂皇皇地又投入了工作。他負責的部份迅速地告了結束。

紀念堂的模式也漸漸成形。爲了爭取入選，老闊周長武決定不惜工本。牆柱、鐵欄、屋頂等，統統用具體而微的計劃中建材以求其逼真。透明如窗子等部份用發色壓克力。樓梯的部份用細沙白水泥外加銅條，甚至按裝了具體而微的一切電力設備。凡此種種，都得用精細的切割，特殊的方法才能製作。與真正的大廈比起來，功夫反而超過幾倍。至於建物外圍的花草樹木、汽車、行人等，卻有現成的樣品可以從製圖材料行買到，尤其人形的模型叫作『槓』的，是一種有趣的小東西，它可以打在圖上，有各種大小及形狀。建物外圍一裝上了『槓』，就顯得栩栩如生，不像是未成形的空中樓閣了。

模型的製作另由別人負責。本可沒有恆昌的事。但恆昌就像一位待產的產婦，成天看著，幫著，出著主意。急於要看自己的平面設計變成立體具像的實體。他最近已回家住宿，與有貞見面時總是談著模型的進度，就好像是他自己的房屋一般。

「如今你可以好好休息一番了吧？以後該不會有你的事。」有貞說。

「怎麼沒有？又一個設計接下來了，是東部的一個青年活動中心。救國團委託的。這一個由

我負全責。」

「你怎麼搞的？」有貞氣起來。這又是大出自己的意外：「說好了完成紀念堂後就可以好好休養一番，爲什麼又接下別的呢？」

「建築事務所怎能不接客戶？我怎能不應承公司派給我的工作？」恆昌振振有詞。

「我去找周長武理論！」有貞激動了：「他答應過我，完成紀念堂的工作就讓你好好休息就醫的。如今又食言，把朋友的生命當兒戲。」

「別，別，」恆昌趕快攔住：「這是我自己願意做的。老闆沒有勉強我。他說過給我時間看病。」

「那麼就乖乖地看病去。明天就去。我先幫你掛號。」有貞說得斬釘截鐵。

恆昌不敢再有異議。這幾月來，精力的確十分不濟。自己常偷偷地買些提神藥來服食。對老闆，對有貞都沒有提。有一晚，還曾經有短短的昏迷，靠自己的定力控制，才慢慢回過神來。次日，還是一聲不吭地投入工作。但是，手指末梢常常有些麻木的感覺，偶然地不聽使喚。但迅即消失了。恆昌曾閑閑地與同事們談起過。有人以爲那是更年期的自然現象，不久就會好。但恆昌才三十五歲，年輕得很，怎能扯得上更年期？

所以，恆昌也在期待著一次徹底的檢驗。

醫師吳大夫是血液科主任，而且也是這一行的權威。他對恆昌夫婦已不陌生。他按部就班地問了恆昌現狀，打量他的臉色，量了他的血壓，最後表示，這次要抽三十CC以上的血液，來分做各種不同的檢驗。

「什麼時候可以知道結果？」恆昌問

「時間也許會久一些。除了普通檢驗，也許做細菌培養。」

「我還得來一趟？」

「你暫時不來也可以。檢驗結果我可以告訴你太太。」他轉向有貞：「于太太你下星期五先給我個電話。如果有結果了，我會叫你來。如果結果尚未出來，我會告訴你什麼時候準可以。」

吳大夫隨手摸出一張名片，交給有貞：「打這個號碼。我一三五都在院裏。」

「我現在可以照常工作嗎？」恆昌問。

吳大夫深思地打量他，緩慢地說：

「如果你要這麼做，就隨你便。等我告訴你必須停止工作的話，希望你一定要合作。」

恆昌遲疑著尚未作答，有貞搶著說：

「那當然。我也一定會強制他服從的。」

恆昌看看有貞，默然。

回到家裏，四歲多的孩子小昌已經放學，由一位臨時保姆陪伴著。那是有貞事先安排的。

「你進去躺躺吧？」有貞對恆昌說：「偷得浮生半日閑，幾時你有過這等福氣？」

「我是沒有這等福氣。」恆昌承認：「我甚至從未帶著小昌出去玩玩。」

「是嘛？這樣罷！你也別躺了，我們就帶著孩子出去逛逛公園或是兒童樂園。」

小昌一聽說逛逛，馬上跑了過來。

「爸爸，媽媽，小昌要玩兒童樂園。玩跳跳馬，坐飛飛車。」平日安靜的孩子忽然間手舞足蹈；「我的小朋友們都去玩過了，就是小昌沒去過。我下次也可以告訴小朋友與老師，說小昌也去過兒童樂園。」

恆昌一時愕然。他本來想發脾氣，因為他既不曾想過要躺下休息，也不曾想過會去兒童樂園。一心想著的只是仍回公司上班。這回不過是伴陪有貞回家而已。有貞一提議叫他躺下，他已經打算抗議了。第二個建議，更是完全出乎意料，一個「不」字正在衝口欲出。但是，當他一看到孩子的興奮，聽他小嘴內吐出的名詞代名詞並用的渴望，就再也沒有勇氣拒絕。愕了一會，終於輕快地說：

「好。爸爸今天帶小昌和媽媽出去玩。晚上就在外頭吃晚飯。怎麼樣？」

「好極了，爸爸萬歲！」小昌拍著小手，跑近來，摟住恆昌的大腿。恆昌雙手將小昌凌空舉起，來回折騰著。父子倆的笑聲，連連串串地接續不斷。

有貞斜睨著恆昌的動作，簡直有些意外。不過，還是很平靜的打發了保姆。替孩子洗洗臉，換換衣服，與恆昌一起出了家門。

天空是蔚藍，陽光是和煦的。有貞一手挽住恆昌，一手牽著小昌，一時忘光了幾個月來的心頭陰影。恆昌心裏還在掛念著模型的事，青年活動中心的事。但是看著妻兒高興的樣子，才知道自己平常是多麼忽略了他們。他決心以後要調整自己的生活態度，調整工作時間。除了顧全自己的責任與興趣，也要顧全有貞小昌的精神需要。

「小昌，你在幼稚園裏學了些什麼歌兒呀？」恆昌問小昌：「唱給爸爸媽媽聽聽，好嗎？」

「哦，好。老師有教我們唱『哥哥爸爸真偉大』，我都會了。」

「你唱唱看。」有貞說：「一、二、三、唱！」

小昌拉開喉嚨唱起來：

「哥哥爸爸真偉大，名譽照我家，

爲國去打仗，當兵笑哈哈，  
走吧，走吧，哥哥，爸爸，  
家事不用你牽掛，

只要我長大！  
只要我長大！

稚嫩的嗓音加上口齒不清的咬字，有時還有一、二處打頓。但那份可掬的稚笑以及赤子的童真，使恆昌與有貞都各自立下了往後的心願。

三、

「我必須要告訴你，于太太，但你要堅強些。」吳大夫的表情凝重，開場白就充滿了不吉的語氣。有貞的心劇跳了一下，但立刻鎮定自己。她鄭重地點了個頭，表示對大夫要求的承諾。

大夫也瞭然她的反應，冷靜地說下去：

「于先生的血液檢驗結果，可以斷定他體內造血機能已經失效，他的貧血症不會痊癒了。而病因來源應該是脊髓。普通人體內隨時都可以增殖血液，所以我們如果捐出二百五十CC或五百CC的鮮血一天半天就回來了。人體之所以能如此，就是仰賴脊髓的功能。它會分泌一種奇異的質液，就是這種分泌物促進血液的增殖作用。而于先生，他的內部卻失去了這種分泌物，我推斷是脊髓遭到了破壞。」

「脊髓遭到了破壞？」有貞不解：「什麼東西破壞它？」

「我應該說是某種病毒，病毒破壞了脊髓功能。」

「那一種病毒？」有貞再問。

「我希望說得好聽一些，但還是讓你瞭解清楚比較好。我恐怕那就是惡性細胞——也就是癌細胞。」

「什麼？癌細胞？」有貞瞿然而驚：「真的有這麼嚴重？」

「我還不敢十分斷定。只是先讓你有個認識。」

「我希望你宣佈真相。大夫。」有貞武裝了自己，準備接受迎頭痛擊。

「坦白地說，這可能就是『骨癌』之一種。但我眼前確實不能斷定。要斷定，得做『脊椎穿刺』檢查，把脊髓抽出一些來正式檢驗，就像外在肌膚的『切片』一樣。但切片是一種很簡單的手續，『穿刺』卻是一種非常困難，也使病人萬分痛苦的做法。因爲脊椎內是麻醉藥無法到達的部位。而病毒潛在那一部份，也不是我們眼前所能透視出來。所以，非到萬不得已，我們不做穿

刺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有貞方寸大亂：「吳大夫，請你救救他。」

「別衝動，于太太。」吳大夫有一種職業性的沉着，彷彿早就料到了有貞的反應：「我先告訴你要堅強。堅強才能使你冷靜思考。于先生的體內不能增殖血液，這是一個鐵的事實了。我們退而求其次，用外力來補充他的血液。這就是我的辦法。有一種美國製的針藥叫做『必先優』的，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，它一方面可以抑制病毒的活動，一方面幫助血液增殖。」

「是人工造血的意思嗎？」

「差不多。應該說是依仗藥物的化學作用。于先生就算是百分之百的骨癌，現在亦只是初期。只要他肯合作，在飲食起居上都保持好習慣，不勞累，不動氣，多吸收營養。那麼，這針藥可以相當有效地把病毒固定在一小點，不蔓延。我這裏就有同樣的一個病例。他已經注射了六年，現在的情況比他初來時還好上一些。」

有貞嚥了下口水。骨癌？六年？現在的情況比以前還好？穿刺？必先優？為什麼自己像一交跌進了雲霧裏，和這些從未聽過的名詞打起交道來？並且，非接受它們不可！

「你不必著急，于太太，」吳大夫仍舊慢條斯理；「我們現在先不要確定他症狀的名稱。只確定治療的方針。注射『必先優』是目前唯一的辦法。它不會打草驚蛇，沒有副作用。但針藥的代價比較昂貴，尤其在我們醫院。所以我建議你自己去購買針藥，比較划得來。因為這是長期需要的。」

「昂貴？每針多少錢？我不知我們是否負擔得起。」

「大概每針千元以上。在這裏就會開到兩千。向國外託購比較便宜。必要時劑量得增加一倍。每次兩針。」

「隔多久注射一次？」

「五個星期一次，也就是卅五天。情形好，一直可以維持常度。」

有貞略略計算一下，覺得不至於增加經濟上的問題。又想到另一點：

「那麼，要不要穿刺？」

「我想，非必要時還是不做。如果情況好，那就表示病毒已被有效控制，不必細究。果或情況不妙，那就表示確實是惡性細胞作祟，也就不必加以證明了。」

既然吳大夫是血液科權威，既然他已有過病例在先，當然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了。但事情怎麼一忽兒就變得這個樣兒，叫人無法收拾。有貞一時沒法適應這種新情況，就好像一下子把一



家子的幸福變成了賭注，而且是孤注。你不能分成幾批，也不能保留些微，非得整個地押到賭桌上。是自己做了缺德的事嗎？爲什麼老天偏偏挑選了我們一家？孩子是無辜的。而恆昌，勤奮敬業，難道該受到天譴？有貞但覺鼻子一陣酸麻，撲簌簌地掉下來一大串熱淚。

「于太太，別傷心，別傷心，」一直保持著職業性冷靜的吳大夫懂得有貞的心情。他拍拍有貞的肩頭，安慰著：「事情並沒有定局。你要抱著樂觀的態度才好。記著：堅強，樂觀，盡你所能。我們來共同重建于先生的健康。」

有貞凝視著吳大夫。他的眼神裏閃著真誠的光。她覺得自己可以信賴他。與他合作。把命運交付到他的手裏。不僅是恆昌的，還是一家的。

「什麼時候開始注射？他又在忙著另一個工作了。」

「就明天吧。愈早愈好。」

「要住院嗎？」

「不要。注射完就可以回家，一切照常。你隨時把他的反應用電話告訴我。讓我可以掌握住他的實況。」

「要不要把病況告訴他自己？」

「可以告訴一部份，保留一部份。讓他有個概念：體內不能造血，就非要讓這種針劑幫他造血不可，在這個上面要他盡量配合。脊髓部份，不提也罷。」

「我到那裏去買針藥？」有貞又問。

「我這裏還有一些，下次再買。我會告訴你藥房或代理商的所在。」

有貞像挑著千斤重擔般離開了醫院。離開了吳大夫。他的話仍然響在心頭：「我們來共同重建于先生的健康！」真的能重建嗎？看來醫師是以後唯一自己共秘密的人，也是與自己分擔重擔的人。而恆昌，反而變成了局外人，不再能赤心相見的夥伴。

只要他能痊癒，那也不要緊。終有一天可以把這個秘密告訴他，慶幸他從惡症中回返健康。但是，有貞一直在反覆搜尋，吳大夫說過「痊癒」這個字眼嗎？好像沒有。再從頭到底搜尋一遍，還是沒有。他好像只說了「可以控制」，說有一個病患已經控制了六年，現在的情形比以前好。但是比以前好並不是「痊癒」。而那個人以後的展望呢？恆昌以後的展望呢？六年，針藥的代價又是多少？

「我下次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問個清楚。」有貞告訴自己。

回到家還早得很。恆昌一定在公司裏大幹他的青年活動中心。要不要把這事告訴恆昌的老闆

老周？讓他也提高警覺，不要老是把重大的課題往恆昌身上攔。讓恆昌的工作輕鬆些。免得勞累。可是，也許會有些反效果：老闆把恆昌看成了沒有用的人，凡事不敢讓他作先鋒，也許會另請能幹的建築師來代替恆昌的職位，也許還會減少他的待遇。那麼，不但恆昌的醫藥費受了影響，他的精神也會受到打擊。一個熱愛工作的人，可以讓他投閒置散嗎？可以讓他眼看別人來頂替自己而無動於衷嗎？

「不，不，不能告訴他！」

有貞自己對自己下了決定。老闆也許會是一個朋友，也許只是一個老闆而已。當事情與他本身的利益有了衝突時，好朋友也不一定經得起考驗。

「有貞，你今天去過醫院？吳大夫怎麼說？」恆昌突然出現了。他比往日回得早，也許他在掛心檢驗的結果？

「是的，去過了。」有貞按捺著忐忑不定的情緒：「吳大夫說，你的病狀是脊髓功能障礙。所以體內不能造血，要靠外力幫助。以後要注射一種叫做『必先優』的針劑。每五個星期注射一次。它可以幫助造血以及控制病狀。」有貞特地說得詳細些。恆昌是有智識有頭腦的人。你說不出一個所以然，反而會引起他的懷疑。

「脊髓功能障礙？障礙到什麼程度呢？注射這種針藥，要注射多久才會好呢？」恆昌的問題果然是一針見血的。

「醫生沒說。他只說可以控制病況。」

「『控制』是一種很消極的說法，只是表明一種『不讓更壞』的意思，難道就不能更好？」他的頭腦多麼清楚！問題又多麼的切中要害！早知恆昌是不可以隨便被矇混的人。有貞很慶幸一開始就沒跟他撒謊。

「他說要看接受針藥注射後的反應。」有貞模稜的說：「最要緊的，要你充分配合他的囑咐。譬如多吸取營養啦，多休息啦，少勞累等等。你合作得好，就會有好的發展，相反地，你如果不好好合作結果就會不很理想囉。這道理他不說我們也該懂。」

「他沒說我得躺下來，不可以工作罷？」恆昌最關心的還是這個。

「那倒沒有。他說過可以維持一種正常人的工作，但不可過份。」有貞特別強調。恆昌這就沒有話說了。他甚至沒有問針藥的代價。

四、

冬天總算過完了。

小昌已經五歲，升上了幼稚園大班。有貞本來是個小學教師，爲了照顧孩子而辭職在家。這時候。領取一些鐘點費來貼補醫藥支出。她起初不曾讓恆昌知道，只常常藉著接送小昌的理由出入家門。恆昌也不十分注意。他已經去醫師處注射過兩次，每次還附帶領回一些口服藥片粉之類。初步的反應相當不錯。他食慾旺盛，體重也增加。有時候臉上還出現一種煥發的光彩。頭昏眼花的現象也暫時匿跡。

恆昌問過吳大夫一些問題。吳大夫盡量回答得令他滿意，但千叮萬囑的仍然是工作不可過度。」「我是可以聽你的吩咐，」恆昌說：「可是我的職務上有時有趕工的需要。往往因爲客戶的急需，我們必需日以繼夜。有時候限期比原訂約期提早很多。我們没法抗議，只能照辦。人家是業主，我們是代工嘛。」

「就是不可以那樣！」吳大夫斬釘截鐵地說：「你告訴你的當局，你的工作不能逾時逾限，否則只好退出那個——你們叫『課題』是不是？爲了你的身體，我想別人應該成全。」

恆昌沈默了。醫師認爲他只好默認。恆昌自己卻不以爲然。他只是不便與醫師爭辯。老闆會因他那種說不出病名的象徵性疾病而免了自己的役嗎？就算他肯，自己也不願意退居閑差。人生就是一種不斷的挑戰。從挑戰中得到一種獻身的滿足。點點滴滴的滿足滙合成人生的成就感。也遂了服務社會服務人羣的宏願。那才叫「貢獻」！不挑戰，不向上，平平淡淡，得過且過，即使活到了百歲長壽，人生又有什麼意義？

不過，這話可不能對醫師說。人家是爲你的健康著想的啊。恆昌再深入地思考，忽然悟出了一條道理，不禁啞然失笑。醫師，也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。他們濟世活人，造福社會，一樣是一種貢獻很大的事業。他們的工作也富於挑戰性。如果他治癒了一個疑難的病例，創造了一個奇蹟，對他們來說，不也是一種滿足感，成就感嗎？如今，他正在盡他的職責。我也在盡我的職責。而我們雙方的職責竟是互相衝突的！

於是，恆昌得出一個結論：人人爲我，我爲人人，大家的出發點都是對的，好的。而不守著各自的崗位，繼續走向這充滿挑戰的人生路？你求你的心之所安，我求我的心之所安，我們可以並行不悖！

有貞不知道他的心理過程。只以爲他至少已接受醫師的勸告。沒有人不愛惜自己的生命，即使像恆昌這樣的頑固份子，總也不至於給自己的性命開玩笑。

恆昌也確實比以前注意了些。爲了不敢再廢寢忘餐，他在工作時間內也時時抬手看看腕表。

一到了該回家的時候，就只得偃旗息鼓。臨走還會不甘心地望望自己的工作攤子，嘆口氣，默默地想：

「唉，不知何時可以恢復我工作的自由。」

有貞也在多方的配合。她除了爲他準備豐富的食品，還注意他身上的冷暖，睡眠的好壞。又常用眼角去留神他的氣色、行動，以及各種細小的反應，作爲向吳大夫報告現狀的依據。吳大夫有時滿意，有時不滿，有時平平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又告訴有貞，叫恆昌再去驗血。

「上個星期不是才驗過嗎？」

「就是因爲這一次的結果有些不合想像，所以要重驗。」

「哦，好的，我告訴他。」有貞漫應著，心裏卻緊縮了一下，現在是不論風吹草動，有貞都緊張。

距離第一次的注射，已將近八個月了。這期間，注射了七次針藥，複驗了三次血。前兩次，吳大夫均認爲切合他的想像。而這一次，怎麼會出紕漏？

恆昌知道了這麼回事，卻輕輕鬆鬆地說：

「再抽一次血就再抽一次吧，何必這麼愁眉苦臉的？倒是跑醫院要費去我整整半天的時間。」

「我陪你去。」

「何必？兩個人去就損失了兩個半天。」

當然，恆昌已經知道了有貞代課的事。但也沒有任何反對之意。他覺得有貞待在家裏也太無聊。孩子已上學，又沒有第二個，多出閑暇來，反而使她疑神疑鬼，無中生有。

有貞也另有想法。反正她總得跟吳大夫聯繫，一切結果總歸是自己先知道。恆昌反而是個後知後覺者。

結局卻出乎有貞意料。吳大夫叫有貞獨自去面談。

「于太太，我不得不與你商量。」二見面，吳大夫就開門見山。

「怎麼？有什麼重大變化嗎？」

「正是。」吳大夫找出一堆紙來，那是各種檢驗的報告。

「這些檢驗報告指明：上週的結果並沒有弄錯。于先生的脊椎骨病毒已經明顯地擴增。也就是說，蔓延起來了。他最近有什麼逾份的行動？又熬夜？」

「好像沒有。他早已答應過我，決不熬夜。」

「那麼，病象怎會急劇惡化？」

「我想不出道理。他這陣子的生活應該算是很正常的。」  
輪到吳大夫來傷腦筋。他皺眉思索了一番，斷然地說：

「下一次讓他注射雙倍。買兩針。」

「兩針？」有貞撲地一跳。

「是的。也許控制力不夠強。多試試。」

有貞脫力地站起來。這一次，她覺得自己在頭暈眼花了。

五、

「于恆昌，你爲什麼學建築？」系主任的個別談話，是每年新生入學的第一關。

「我是第一志願。」

「我知道你是第一志願考進來的。」系主任說：「我問你志願的內容。」

「我要當個好建築師。我要精通一切有關的技術。然後，建設國家，造福社會。」

「這樣很籠統。幾乎每個人都是這樣的說法。有更深入的表達方法嗎？」

「我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那是一種……獻身的欲望……一種……渴切的將人類社會提昇的門

徑。」恆昌努力地搜尋貼切的字眼，最後忽然找到了。

「你如何提昇人類社會？」

「把我學得的技術當作手段……試著把自己當作基石……讓人類社會踩著我而昇高一階。當

然……我希望肯這樣作的不止我一個……，才能使我的想法起作用……。」

恆昌把臉漲得通紅，結結巴巴地說完了話。系主任贊許的點點頭。

「希望你將來能貫徹這個抱負。」

恆昌就這樣成了某大建築系的學生。

多麼苦！一開始就是紛至沓來的作業。光是學畫簡單圖形，就費了好多勁。從線條開始，直線、曲線、弧線、拋物線、折線……然後畫襯影，投影、陰影……陰影的角度、形狀與濃淡就夠是一門大學問。而那只是筆法中之最基本的。然後，用鐵絲紮成各種各樣的立體幾何圖形，三角的、橢圓的、扇狀的、梯狀的、放射狀的……於是，用各種材料做各種象徵的或實質的器物形、保麗龍的、木頭的、硬紙的、黏土的、玻璃的……不管是在什麼階段，繪圖總是在按序漸進，一刻也疏忽不得的。課題一次比一次難，工具一次比一次繁複，材料也一次比一次昂貴。每月一次的詳圖，由任課教授及系主任主持，聘請外校的師資以及校外的專家來做評審委員，一幀精心設計的圖樣，往往被評得體無完膚。然後是限期修改。如果仍未通過評閱，再修改……。系館裏

夜夜燈火輝煌，累極了的同學們一倒在圖桌上就打起呼來。有的就地倒著，不管它是地板還是磨石地。女同學們不敢這樣隨便，深更半夜裏互相結伴點燈回宿舍，因為必須要經過那隨時會踩到蛇的校園小徑。白天，多數人沒功夫上學校餐廳，捧一筒餅干啃著過日子的人多的是……。

「恆昌，恆昌，你醒醒！」有貞輕呼著。

唉，躺在這硬板圖桌上有多麼不舒服，常常不小心壓皺了自己心血結成的作品。學費一年比一年上升，是因為課業材料一期比一期多。幸虧學校有工讀制，恆昌常常靠打些小工——做小老師、刻鋼板、打掃校園等來博取一些零用錢，因此時間更不夠用。幾年下來，穿著皺皺的租來的學士袍，頂著方磚的帽子。當校長用手指把帽穗從你右額挑向左額，誰也數不清有多少滴淚與汗水的混合物灑向過去了的歲月……。

「恆昌，恆昌，你醒醒呀！」仍然是有貞的聲音。

「有貞嗎？」恆昌出了聲：「我好難過。我好口渴。我躺在什麼地方？我想吃福利社的紅豆冰棒……。」

「不可以，你在發高燒。」有貞說：「你一直說著廢語，叫都叫不醒。」

「哦，怪不得。我一直夢到學生時代……那許多又苦又甜的日子。」恆昌氣喘著。

「不要說得太多。大夫剛給你打退燒針，我們現在醫院病房。」

「醫院？……我什麼時候……住進來的？」

「快別問。你在公司裏昏倒了。老闆把你送來，通知我的。」

「啊？啊？」恆昌吃力地閉上眼睛。繼續回味剛才的夢境。離開學校才不過是眼前的事，服了一年兵役，就出國深造了。並不是恆昌環境好，是系主任因為恆昌成績優秀，出錢出力地幫他申請到了美國麻省理工的獎學金，恆昌才更快地拿了個碩士。

「恆昌，你很累嗎？」有貞的手摸在恆昌額上：「熱度好像退了。喝些水吧？哦？」

有貞用曲管讓恆昌喝了水。他又閉上眼。歲月過得真快，轉眼十來年了。這十年中，回國、立業、成家、育兒，好像是完成了人生的上半個階段。以下呢？就這樣病下去？靠藥物造血來延續生命？我不是立志要做提昇人類社會的奠基石嗎？

「于太太，吳大夫請你去。」一位護士小姐進來喚有貞。

有貞無言地跟了出去。

「于先生情況不好。」吳大夫站在桌前，劈頭就說。

「怎麼不好法？」有貞也已經做出最壞的心理準備。

「入院時做的背部透視，已經出來了。」吳大夫隨手從桌上檢起兩大張X光片，把它搭在壁間的照明玻璃板上。片子立刻變成半透明的清晰可辨的圖樣。

「你看，這是左右兩肋，中間長條的就是脊椎骨，色黑而不透明，是放射線穿不透的部份。但那靠近頸骨的一小段顏色較淡，那就是病毒的部份。你看！」吳大夫拿著細細的金屬棍指點到另一張片子上：「這一張上，同樣的部位，色澤更淡。這證明這一部份確與其他部份有別。也就是說，特殊的部份就是已經腐蝕了的部份。這腐蝕了的部份也就是壞細胞佔據的部份。」

「也就是癌細胞的根據地？」

「是，我們的說法是『病灶』，倘若從這裏穿刺，就不折不扣抽得出病毒。但我覺得不需要了。」

「那麼這情況顯示了什麼？」

「病毒部位比我想像的擴大，也就是說在蔓延中。也許已經由脊髓直下。在這片上是看不出來的。」

「你不是說『必先優』可以控制它。」

「是的。並且我已把劑量增加了一倍。但現在表明它沒有發揮預期功效。」吳大夫也很惶惑：「他比我另外那個病例惡化得快，那個還是老樣子。」

「吳大夫，求你救他！」有貞忽然爆發出尖銳的哭音：「他只有三十六歲，他還有一大堆的計劃沒有完成。」

「但願我能夠！」吳大夫也很誠懇：「于太太，你先不必慌張，讓這場病狀過去。我們再來試試別的方式。記住，不要讓他感冒，發燒正是使癌細胞活躍的溫床。」

有貞惴惴地回到病房。恆昌已經正式醒來，睜著眼望天花板。

「你剛才去那兒？」他問。

「吳大夫診室。」

「他怎麼說？」

「他說你是重感冒。燒退了就會好。以後儘量不要讓它感冒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

「沒有了。」

「小昌呢？」

「在家。」

「誰看著他？」

「保姆。」

「有貞，你——老——實——告——訴——我，我的病究竟怎麼樣？」恆昌一字一頓地強調，他決心要弄清目前的狀況。

「你也老實告訴我，你發病前做了什麼？」有貞也鄭重地反質。

「我趕完了青年活動中心的設計。因為又要接新工作了。」

「不准你接新工作。醫生說你的血液又得重新調製了。」有貞儘量說得輕鬆。但內心卻像在淌出鮮血。老天，他把三四個月的工作量在兩個月內趕完了！他竟一些也不知道，每一條線，每一吋圖，都在吸吮他體內的每一滴血！

五、

中正紀念堂的設計圖競圖結果發表了。恆昌的公司雖然沒有入選，卻被徵調重要人員參加統一施工策劃工作。老闆當然舉薦了恆昌。這也就是恆昌所說的新工作。

有貞得知了這個事實，毫不猶豫地向老闆吐露了實情，請他另選別的人才代替恆昌。

「唉，真會這樣！」老闆痛切地忍受著這個震撼：「如果我不把原因告訴他，他會痛恨我一輩子！」

「讓他痛恨，求你，」有貞蠻橫地要求：「痛恨的代價是延長一個好友的生命，你應該會覺得值得。」

「可是我也不能沒有他，他是我公司裏最優秀的工程師。除了他我還真沒有適當人選。」

「如果他死了，你的工程公司就不做下去了嗎？」有貞口不擇言：「你要先試著習慣沒有他的日子。我也要試試習慣以後沒有他的日子。但眼前我要盡一切力量搶救他還能保有的日子。」

這樣沉痛的決心！老闆日視著有貞，看著她堅毅忍痛的表情，不但原諒了他的無理，並且激起一陣義不容辭的熱忱。

「好的，我盡力。」他簡短地說：「請你保重自己。嫂子。醫療的費用我負全責！」

剛從重感冒中復原的恆昌，又開始對自己充滿信心。他的信心不是對於自身的健康，而是對即將開始的新工作。

「我要爭取策劃照明部份的設計。」他對老闆說：「策劃整個紀念堂的燈光配置。不論是前門還是正廳，務使它在夜晚放出絢麗光彩，但仍不失其莊嚴肅穆的氣氛。」

老闆靜靜地聆聽著恆昌的計劃。他知道恆昌對於照明設計向來有獨到的手法，也確有優異的



表現。

「……要使燈光的來源都隱藏起來。從建物的任何一個角度都看不見光源。整個外表，全部用折射光。這樣不但有朦朧美，而且氣氛高雅聖潔，就像觀音大士的頂上圓光。你看過觀音大士的造型吧？」

恆昌很興奮。老闆卻很冷靜。半晌，恆昌問：

「老周，你聽到我說的嗎？對我的新穎構想，你竟毫無反應？」

「不是我沒有反應。聽說你的身體需要休養，我已經另請老沈代替你接受徵調。」

「什麼？」恆昌像受到轟擊一樣地反彈起來：「老周，你不信任我？我一直以為你是最瞭解我的能力的。你卻趁我小病就改了初衷？」

「我是最瞭解你的，沒錯。」老闆說：「所以，我更得看重你的健康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呀！」

「你在搪塞！」恆昌虎地站起來：「你明知工作對我何等重要，卻用這種婆婆媽媽的理由來敷衍我。」

「我不是敷衍，」老闆也站起來：「老于，不要動氣。要確信我是最重視你的才華的。你先養精蓄銳一陣子，我們要再接一個重要設計歸你負總責。」

「我不要下一個。我就要眼前的。好容易有這一次極富意義的服務。我決不願意退出！」

「可是，可是，」老闆沉吟著。正在不可開交，有貞突然出現在辦公室，他挽住恆昌的右臂，溫和地說：

「不要怪他，恆昌，是我請求他先放你一馬的。」她轉向老闆：「對不起，周先生，讓你為難。來，我們先回去，這事慢慢談。吳大夫等你去治療。走，我們走，再見。」有貞不由分說，先將恆昌架出了公司。老闆很感謝她來解圍。但仍舊為以後的應付感到技窮。

恆昌的病情有一個短時間的穩定。他幾次要回公司，幾次都讓有貞設詞留住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有貞送小昌上學去，恆昌百無聊賴地在臥室徘徊。忽然看到有貞的枕頭下露出一角硬硬的書面。恆昌走過去，隨手抽出來。原來那是有貞的日記。

恆昌想翻越。猶豫了一下。終於又把日記放回去。偷看太太的日記？恆昌沒有這個習慣。即使心裏有疑問也不願意破戒。

有貞回來了。她先到書房。大概找不到恆昌，又來到臥房。一進門，看到恆昌竚立在床邊。然後，枕頭下的日記本，仍舊有一角露在外面。

有貞本能地跑到床邊，撲向床上，整個上身壓住了枕頭，像壞了大事般的慌忙。她雙手抱住枕頭，恆昌判斷得出她的真正意願是在保護她的日記。

恆昌本想告訴她，他沒有看她的日記。發覺有貞的反應太特別，才臨時轉了語氣！

「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？」

「你是否看見了我的日記？有貞急問。恆昌先不答話。有貞這才真正的失了顧忌。她趴起來，走向恆昌，雙臂攬住他的肩頭，滿面淚痕地說：

「恆昌，不要失望。吳大夫說，如果你放棄工作專事休養，至少還會有兩年的生命。到那時候，到那時候，也許就有新的藥物問世，還有得救的希望。」她繼續嗚咽著：「我們要等，我們要共同守候。能保住一分精力就保住一分。」

「兩年的生命？」恆昌喃喃地重複了一遍。他只聽清了這一句。

「是的。如果你仍舊拚命工作，那就說不定了，也許一年，也許幾個月……時間愈短愈沒機會等到新藥出來，或是抽換脊髓的技術。……」

「抽換脊髓？……誰抽換脊髓？」恆昌仍然在迷糊中發問。

「沒有人……還沒有人發明過。吳大夫說，將來也許可以做到……」有貞放開恆昌，凝視著他。忽然發現什麼不對，大聲地說：「你不曾看過我日記？」

「是的，我沒有看。」恆昌仍喃喃著：「我看到它，本來想翻動，後來又放回去。我覺得不應該。」忽然像回復了意識，尖銳地問：「我是被判了死刑的人，是嗎，有貞？我現在才開始知道！」

輪到有貞崩潰的時刻了。多少天來努力保持著的秘密，多少天來肩負無人可分的重擔，多少天來深深克制的無望與悲哀，都在這一刻間排山倒海地傾瀉了出來。她在床上打滾、哭泣、尖叫，時而用拳頭槌打著床沿，時而雙手蒙臉自言自語。許久，忽然意識到恆昌並無絲毫反應。她放下雙掌。看到恆昌只是默坐在那裏，不言，不動，像個石像。

有貞恐慌起來。她翻身下床，擁住恆昌，溫柔地說：

「恆昌，原諒我，我一時控制不了自己，反而連累你。你本來可以不擔這個心的。我要讓你無憂無慮地過完這一陣。如今一切都白費了。我也對不起吳大夫。」

「吳大夫讓你瞞我？」

「是的。他說要與我共同努力來延長你的生命。」

「他不是說過可以控制五、六年？現在我懂了那是個什麼期限。不過現在距那時不到兩年。」

「就是因爲你一味埋頭苦幹！也許我做得不夠週到，不能夠說服你。」有貞自責。「現在還可以補救一部份。」

「一部份？」恆昌忽然哈哈大笑。

不知已經定了刑的死刑犯是個什麼樣的心情？恆昌只覺得可惜即已經過去了的兩年。生命對別人的意義怎麼樣他不知道。對自己的意義則是長期的向社會回饋的權利。他一天也不會改變過初入建築系時的志願：做人類社會進步途中的墊腳石。而現在，可用的時間不多了。該怎麼樣利用才是最大的課題。十足利用，一分一秒都不能浪擲！

「恆昌，你怎麼了？」有貞被恆昌笑得毛骨聳然。

「來，有貞，坐在這裏。」恆昌讓有貞坐在面對面：「你說，你願意我如何渡過那剩餘的日子？」

「我們廝守，緊緊廝守。」有貞拿起恆昌的手：「還有我們的小昌。讓他享受，吸收最大的父愛。讓他在以後的日子裏慢慢化用，慢慢咀嚼。」

「沒有形式上的廝守，我也一樣地永愛著你們。」恆昌說：「有貞，我要求你，讓我的餘年化在工作上，付出我最後一份能力。」

「你又來了。世界不是你一個人的，國家社會也不是你一個人的。而我卻只有一個丈夫。小昌只有一個爸爸。」

「但我也只屬於一個國家，一個社會。如果不是那樣，我當年也不會回國來了。」

「但我們更需要你。」

「但你們仍得在短期內失去我，不是嗎？」恆昌說：「如果我能獻出最後一份心血在工作上。譬如說：在日後將巍巍矗立在市中心的紀念堂留下一小點痕跡，縱然是象徵性的，那卻是我餘生的最大代價，也應該是你與孩子的最大安慰。」

「那紀念堂上並不會刻下你的名字。」

「是的。我只是一個譬喻。即使它只是一個兒童圖書館，也一樣值得我獻出最後心力。只要是公益。」

「爲何你從沒想過爲自己設計一個什麼？」

「那也許是我晚年會有的念頭，當我覺得我的貢獻已經足使自己無愧。但現在不會有了。你也没有聽見過，我曾爲別人設計過一種全屬私人性的建築吧？」

「是沒有。」

「所以，我請求你，有貞，讓我去完成那最後一件使命。老周本來是最希望我出馬的，可惜他被迫放棄我。」

「我如何向吳大夫交代？他一直那麼爲我們著想。」

「那沒關係。醫生看重的只是病例，不是病人本身。我如果讓他當作實驗，看骨癌患者在最  
不合作情形下究竟能保持多久的生望，以後又是他的一番經驗，一份歷練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有貞，怎麼樣？只要你點頭，我就得救了。你總不希望我只能悲悲切切躺在床上靜等末日的到臨吧？那等於死刑犯還得接受有期徒刑一般。你忍心這樣做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……」

「你不能不知道，你必須點頭。你操著我的生死大權。你不點頭我就等於早期死亡了。」

「你真的這麼想嗎？」

「千真萬確，這是最後心願。我不接受有期徒刑，決不！」

七、

恆昌回到他的崗位。他如願地負責照明設備的設計。

老闆常去工地看他。當他看到恆昌快樂地工作著，神情虔誠肅穆，會常常生出一種幻覺：看到他頭上有著觀音大士造像一般的頂上圓光。

吳大夫反過來擔任安慰有貞鼓舞有貞的工作。他說：「于先生志願獻出他最後一滴血，是人類的光榮。」

完